

賦花爛

上

FU

HUA

LAN

【行烟烟·著】



天下风云，大浪骤起，看不尽的千里狼烟、鬼蜮伎俩，
道不尽的两情相悦、缠绵相思……

朝華出版社



武花调

上

【行烟烟·著】

 朝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赋花澜/行烟烟著.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 - 7 - 5054 - 2130 - 1

I. 赋… II. 行…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0216 号

赋花澜

作 者 行烟烟

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

责任编辑 王 磊

特约编辑 盛 秦 成 美

责任印制 张文东

封面设计 八牛工作室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8

订购电话 (010) 68413840 68433213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联系版权 j-yn@163.com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北京外文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360 千字

印 张 27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 - 7 - 5054 - 2130 - 1

定 价 35.0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上 册

楔 子 1

卷一 小艳疏香最娇软

第一章 盛名 5

第二章 宴遇 13

第三章 将军 18

第四章 点花 25

第五章 功名 31

第六章 风闻 34

第七章 论兵 40

第八章 雄图 47

第九章 局势 52

第十章 错识 57





卷二 桃花点点英雄路

- 第一章 赐婚 63
- 第二章 帅帐 68
- 第三章 公主 73
- 第四章 长恋 79
- 第五章 将变 86
- 第六章 温玉 92
- 第七章 赔礼 97
- 第八章 贴心 102
- 第九章 相见 107
- 第十章 往历 113

卷三 钗钿堕处遗香泽

- 第一章 坦心 121
- 第二章 欢晌 126
- 第三章 弹章 130
- 第四章 酒醉 135
- 第五章 激痕 140
- 第六章 婚牍 145
- 第七章 寻美 150
- 第八章 结怨 156
- 第九章 相悻 161
- 第十章 金明 166

卷四 相思休问定何如

第一章 相思 173

第二章 初夜 179

第三章 往忆 183

第四章 惊婚 191

第五章 远嫁 198

第六章 突变 205

第七章 出兵 212

下 册

第八章 外任 219

第九章 见别 225

第十章 信任 230

卷五 背飞双燕贴云寒

第一章 乱因 237

第二章 路遇 241

第三章 燕王 248

第四章 礼佛 253

第五章 有孕 258

第六章 梓州 263

第七章 誓言 269

第八章 噩耗 274

第九章 痛计 280

第十章 坦白 286



卷六 忍思量耳边曾道

- 第一章 旧访 293
- 第二章 情动 298
- 第三章 鸳鸯 304
- 第四章 觐见 310
- 第五章 风起 317
- 第六章 交心 324
- 第七章 国倾 331
- 第八章 上京 338
- 第九章 产子 344
- 第十章 间成 352

卷七 此去苍苍何所恃

- 第一章 征北 361
- 第二章 伐爰 368
- 第三章 咫尺 375
- 第四章 内患 381
- 第五章 怪约 388
- 第六章 隐秘 395
- 第七章 抉择 400
- 第八章 凯旋 406
- 第九章 真相 411
- 第十章 永心 417



建隆二十九年七月，上崩。八月，宁江王安世碌等欲为乱，以危太子，大臣共诛之。九月，太子即位，令国中诸地各立太宗庙，以岁时祠。越明年，改元天和，是为天和元年。

——《天朝史录·太宗本纪》

建隆二十九年，是帝京老人们永难忘怀的一年。

那一年，百姓心中英睿神武的太宗皇帝毫无预兆地驾崩了。

宁江王安世碌，这位天朝建国以来唯一的一个异姓王爷，在先帝尸骨未寒时便欲起兵谋反，将发兵时，却遭门臣生变，太后宁氏及时任尚书左丞的尉迟翎将其强召入宫，斩杀于禁中，并诛其三族。

帝京人心惶惶，均以为这天下要大变了。谁知太子顺利登基称帝，而后大赦天下，又减免各路州县赋税，以表新帝仁恩。

在这举国静谧哀愁的日子里，突然传出的一个消息，惹得帝京百姓人人震惊，又在茶余饭后悄声相传——

帝京城内最红的歌妓，天音楼的楚沐怜，收养了一个弃婴。

天音楼是归天朝户部管辖的教坊，按理说，官妓本不允许做出这种事情，但朝堂上谁人不知圣宠正隆的太府寺卿王恩怀乃是楚沐怜的入幕之宾？户部的官吏们不敢得罪，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她去了。

随后就有酒肆传言，说是楚沐怜替这女婴起了个安姓名字。



众人心里又是一惊，不明白她为何偏挑了这眼下最忌讳的姓。但吃惊归吃惊，人们却不敢说三道四，都明白一句话说错，便是殃害他人的结果。

日子淡淡地流过，等新鲜劲儿没了之后，人们又都觉得先前是多虑了——不过是教坊里的一个女娃儿罢了，还能掀起什么大波澜不成？



【卷二】

小艳疏香最娇软



天和十六年三月的帝京，春寒料峭，路边积雪未融，树枝却斜斜地压出嫩嫩的绿芽。

天音楼前，一辆马车缓缓停下。一个披纱飘香的年轻女子从马车上下来，提了裙，迈过天音楼的门槛。

刚进前院，门口的小厮就上前笑道：“衾衾姑娘，怎么到了早上才回来？”语气颇为促狭。

范衾衾柳眉挑起，半笑半怒地看着小厮道：“昨晚户部乔大人府上摆宴，那一帮朝臣们闹了一晚上没个消停，户部的官老爷们不让走，我们姑娘哪个敢走？”

小厮瞧见她恼了起来，忙噤声不语。

范衾衾正欲继续朝前走，却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扭过头问小厮道：“安姐姐起了么？”

小厮赔笑道：“一直没见过她下来，衾衾姑娘不如自己上安姑娘房里瞧瞧。”

范衾衾嘴上轻哼一声，步子飞快地进了楼去。

小厮看见她走远了，才松了一口气，暗恼自己先前多嘴，险些将范衾衾给得罪了。这些天音楼正当红的姑娘，哪个是他们这些打杂的能得罪得起的？

范衾衾走到二楼靠东边最里面的一间厢房前，抬手在门上敲了两下，便一把推开。

里间黑色雕花大床上方的浅红色纱幔已被撩起，挂在两旁的镶金挂钩上。

床边，一个女子拥被而坐，长长的青丝如缎子般顺着光滑的背部披散着，裸露在外的肌肤被艳红的被子衬得更加娇嫩。

另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丫头，手里捧着衣物，在床边伺候她更衣。

范衮衮瞧着床上的人儿，唇一咧，懒懒地打了一个呵欠，上前两步，身子坐到一张铺了软垫的椅子中，杏眼斜着笑道：“我这都要困死了，安姐姐倒是睡得舒服。”

床上的女子勾唇浅笑，“谁让你范衮衮这么红呢，帝京贵勋们府上摆宴，都点名要你去陪侍……”

范衮衮轻啐一口，笑道：“安姐姐别拿这些话来作弄人。帝京谁不知道天音楼最有名的姑娘是你安可洛？不过是楚姨一直没让你登台罢了，安姐姐若是登台，只怕这天音楼的门槛都会被人踩烂了。”

安可洛眼睑垂下，也不答话，掀了被子，手里接过小丫头递来的衣物。小丫头伺候着一件件穿上身。

浅红色的抹胸紧紧缚住胸前的丰盈，细细的腰部裹上嫩黄色的腹围，罩上白色的棉布对襟单衣，然后套上和抹胸同色的浅红绸面窄袖对襟短襦，上面又穿上一件略红些的无袖褙子，最后套上下摆宽大的淡米色襦裙，在腰间正中部位压上一块玉环绶。

范衮衮看着那小丫头灵巧的手，双目含笑对安可洛道：“这梳云倒是生得乖巧，怪不得楚姨专把她拨给了你，像我这样的就是没福气。”

梳云身上穿了件湖蓝色的棉布袍，头发扎成羊角髻，此时听了范衮衮这话，小脸儿一下涨得通红。

安可洛下床，走至妆台前坐下，从镜子里看着身后的范衮衮，笑道：“就你那张嘴厉害，看见人了就不放过。”

她顺手取过台上的螺子黛，梳云见状连忙去一旁的铜洗里盛些清水拿来。安可洛轻轻将螺子黛沾点水，然后对着铜镜，将眉毛边缘处的颜色慢慢向外晕开。画毕便将螺子黛递给梳云，她又拿起桌上的一只雕花象牙筒，打开来，里面盛着玫瑰色的花露胭脂。她用细簪子挑起一点儿，轻轻地抹在唇上，又挑一点儿用水化开，抹在手心里，轻轻地拍在脸颊两侧。

范衮衮起身，走到安可洛背后，笑道：“安姐姐今日扮得这么美，是要去哪里？”

安可洛手上一停，侧过头看着梳云，“想带梳云出门逛逛。自打她来了天音楼，还没出去转过呢。”

范衮衮瞅着梳云道：“虽是进了天音楼，却跟了位好姑娘，也算是你的福气。”

梳云是一个月前楚沐怜从牙婆手里买回天音楼的。当时，父母俱丧的梳云被牙婆已经折磨得不成人形，楚沐怜心生怜悯，把她买下，带回天音楼，拨给安可洛做丫头。

安可洛回头，见梳云低垂着脑袋，不由看向范衮衮，“你这张嘴当真是没轻

没重。”

范衮衮悄悄吐了下舌头，眼睛一低，便看见安可洛颈间细细的红丝线。她指着那线，对安可洛笑道：“安姐姐，这线都快磨断了，你自己也不知道换一根。”

一块薄薄的翠玉穿在红丝线上，垂在衣领下方，色泽莹透，在阳光下闪着晶莹的光，依稀可以看见那玉上篆刻着一个小巧的“安”字。

安可洛听了，抬手摸起那片玉，塞进领口内，“想着要换，却总是忘了。回头寻着这种丝线便换一根。”

范衮衮弯下腰，在妆台上支起胳膊，下巴搁在掌间，笑道：“听楚姨说，就是因为当初看见这块玉，才给你起了这名字？”

安可洛点头，却不愿多说，看着范衮衮道：“嘴上喊着困，却不早点儿去歇了，光在我这儿赖着不走，这是何理？”

范衮衮一下跳起来，“差点儿就忘了我为何来找你了。”她眉头微皱，“安姐姐，明晚尉迟府上的家宴，楚姨竟说不让我去！”

安可洛奇道：“这是为何？”

范衮衮撇了撇嘴角，小声道：“楚姨说，怕我去了管不住自己这张嘴……”

安可洛笑起来，“这话楚娘说得倒是没错。”

范衮衮一急，摇着安可洛的胳膊，“安姐姐怎么净拿我取笑！尉迟将军出征四年，近日凯旋，帝京多少人都盼着一见。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楚姨却不让我去。安姐姐自是不用担心，楚姨那么疼你，横竖都是要带了你一道去的……”

安可洛禁不住她这么闹，也看不下她那一脸的委屈样，忙笑着道：“只管放心去睡觉，我去和楚娘说，包你可以去相府侍宴。”

范衮衮听了，嘴角瞬时翘起，“就知道安姐姐你对我好。”她眨了眨眼睛，又笑道，“眼下正逢举子进京，安姐姐今日出去，说不定还能碰见一个多情才子呢。”说罢，不等安可洛发恼，便脚下生风般地出了门，身后留下一长串笑声。

天和十六年三月，天朝进士科礼部试开考在即。从各路州县赴京赶考的举子们，使这平日里略显肃穆的帝京城顿时热闹了起来。

一辆马车慢悠悠地从新曹官道上驶入帝京外城，沿着城内的街道一路向南。马车驶过稭南街街角时，车厢里突然传出男人的声音，“停一下。”

驾车的中年男子依言停下，又听见车内的男子问道：“前面那里，可是天音楼？”

马车前方，一栋朱瓦白墙的三层建筑鹤立鸡群般地立在稭南街上。那楼前高高悬了两排大红灯笼，侧面的立匾上，隐约可以辨出“天音楼”这三个字。

中年男子挠了挠头，笑笑，“没想到这位公子也知道帝京的天音楼。”



眼下礼部试各路举子进京，不少帝京的车夫纷纷凑了钱，就近做起帝京附近各州县到帝京的租车买卖来。这车内的年轻男子就是自曹州租了这车夫的马车进帝京的。

车内的男子一声闷笑，“天朝户部下面最大的教坊，谁能不知道？”

中年男子略有拘谨地道：“公子明白就好，这天音楼可不是随便谁想去便能去的地方。能去那儿寻乐子的，可都是朝堂公卿、王公子弟之类的人物。”他憨憨一笑，又道，“若公子此次科举能够高中，那便也去得了。”

车内男子不语，半晌才道：“走吧。”

中年男子转身，轻扬鞭，马儿甩蹄，车子又缓缓朝帝京城南边驶去。

马车在一栋宏伟大气的三层楼前停下。

天气虽寒，但驾车的中年男子还是抬袖擦了擦额角的汗，“公子，悦仙楼到了。”

男子下车，抖了抖身上深灰色的对襟宽袖布袍，抬眼看了看那楼上悬着的宽匾，然后唇角一弯，伸手从怀中摸出两串吊钱，递给那车夫。

中年男子接过钱，笑道：“公子来住悦仙楼，定是为了给自己添点儿福气吧？”

男子看着他笑笑，也不多言，自己从车上取下一个不大的包袱，向那车夫道了别，径自进了悦仙楼。

悦仙楼始建于本朝太祖登基后，到如今有近百年的时间，从最初的一个小小客栈，一步步发展为雄霸帝京的第一酒楼。

太祖朝明僖十六年科举进士科的一甲第一名邝孟元，是天朝开国以来第一位连中解元、省元及状元的“三元”。他当年进京赴考时，所住之处正是悦仙楼。自那之后，悦仙楼在士子举人的心目中便成了科举的万福祥瑞之地。而悦仙楼说来也真是福气，除了太宗朝建隆二十七年的那次进士科之外，其余的进士科状元全都出自悦仙楼。

每三年一次的春试，各地举人来到帝京后都会争先来抢住悦仙楼的客房，致使悦仙楼客房的价格在春试期间一路攀升。饶是如此，仍有大批多金才子挤破了脑袋也要在悦仙楼占有一席之地。

男子一进大堂，马上就有跑堂的上前，眼睛飞快地将他扫了一遍，满脸堆着笑问道：“这位公子定是来帝京赴考的吧？小的这就去给您收拾一间上房。”

男子拦住要上楼跑堂的，道：“我不要上房，给我一间你们这儿最便宜的就行。”

悦仙楼的掌柜张自享正在柜前与账房合账，听见这男子与跑堂的话，不由抬眼看了看，见这男子甚是年轻，一脸清冽的神情，站在那里身形笔挺，气度不凡。

张自享心中一叹，他这悦仙楼内住进了这么多举子，虽说风姿各异，但似眼前这位布袍男子这样清冷傲气的，却还没有第二个。

跑堂的听了男子的话，脸上笑容略淡，但嘴里还是应着，替男子拿了包袱，“公子还没有吃饭吧，不如先上二楼吃了饭，再回房歇息。”

男子略想了想，笑着点头，“也好。”

正欲上楼时，却听楼上有吵吵嚷嚷的声音洒下来，跑堂的一脸尴尬的神色，对男子解释道：“这在悦仙楼里是常有的事儿，公子以后就会慢慢习惯了。”

男子挑眉，更加不解，不由撩袍快步上楼。

二楼上面甚是宽阔，大大小小的桌子摆了几十张，有一面墙临街，墙上装着大面窗户，从上面看下去，街景甚好。散座旁边，又有几间雅座用屏风隔了起来。

因窗口的位子都被人坐了，男子便拣了屏风旁边的一张桌子坐下，随便叫了两样素菜，将跑堂的打发走了。

中间的一张四人桌边，站着两位年轻公子，脸上均带着不满之色。男子见了，微微一笑，心里明白，那先前的吵嚷之声定是这二人发出的。

正想着，又听见这二人互不相让地开口说话。

“……那么，王兄的意思，是觉得太宗朝葛执政废进士科中的诗赋、帖经、墨义之举是不当的了？这些虚才对于国家政事可有任何帮助？小弟不才，还请赐教了。”

“莫非潘兄觉得现下进士科只凭经义、论、策取士就是得当的？一个连诗赋都作不好的读书人，还能称得上是有才之人么！”

“喔，怕是因为王兄只会吟诗作赋，无法策论天下时事吧！”

“潘兄，你！没想到自誉满腹经纶之人也会做这血口喷人之事，可见先前的州试取了多少滥竽充数之人！”

……

男子听在耳里，眉头不由自主拧了起来。

突然“砰”的一声巨响，一只青花瓷瓶飞过来，砸在他眼前的那扇屏风上，又掉落在地，碎成片片。

众人没有看清到底是两人中的谁动了手，还没反应过来时，张自享早已从楼下气喘吁吁地奔了上来。

先是看见了地上那堆碎瓷片，张自享的脸刹那间变成了酱色，气得话都说不上来。然后他看见那扇被砸偏了的屏风，不由慌忙上前，拉住歪了的雕花屏风，探头问道：“安姑娘，你在里边没事儿吧？”

听了张自享这话，众人不约而同地朝那已经滑开了的屏风后面望去，这才发现屏风后面的雅间里坐着一个年轻女子，身边还有个小小丫头。

瞬间变得异常安静。之前争吵的王、潘二人也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名女子，嘴唇微开，连话都忘了说。

突然响起一个清冷的声音，“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众人



陡然回过神，顺着声音看过来，见说话之人是坐在屏风桌边的那名男子。

男子目光淡淡地扫了眼众人，又接着道：“但若都是这副样子，将来还想如何做朝堂股肱、家国柱石？”

这几句话韵味甚浓，令王、潘二人脸色骤然生变。其中一人直直地冲男子走来，正欲发作，突然听见一个脆生生的女子声音道：“这祖传的青花瓷就这么碎了，张掌柜可得多心疼啊。”

屏风后的年轻女子起身，慢慢走了出来。张自享见了，面色稍霁，重重叹了一口气，无奈道：“碎都碎了，也没有办法了。幸而没伤到安姑娘，不然天音楼上下可得把我恨死了。”

安可洛抿唇笑笑，竟弯腰拾起一片碎瓷，拿至眼前仔细打量了一番，似是自言自语道：“这东西若是没有碎，拿到外面去卖，应该能卖个好价钱吧？”

张自享不解她此言何意，讷讷不做声。

安可洛笑着将目光移向先前争吵的那两人，“二位公子可知这天朝有多少人连饭都吃不饱？二位应是家世过人，连发起火来都如此挥霍。不知去年大旱灾民四处流浪时，二位有没有伸出过援手？”

王、潘二人顿时面露讪色，不再开口。

安可洛原是想让梳云尝尝悦仙楼颇负盛名的桂花糕，所以早早带了梳云来，在这些举子们还都没有从房中出来吃午饭时，便进了雅间坐着了。谁知后来这些人在外面越来越吵，竟还动起手来，扰了她和梳云的清净。

本是不欲理会，但听了外面那语气清冷的男子所言之后，安可洛心有所感，才忍不住也出言讥讽，当真是想给这几位鼻子翘到天上去的公子好好泼上一盆冷水。

略喘了口气，她向一旁坐着的那男人瞥去，想看看是什么样的男子，可以有这样的勇气，说出这样的话来。

头刚偏过去，目光便对上一双细长却又黑白分明的眸子。她目光微移，又看见那双眸子上面两道斜插入鬓的剑眉，和下面那张抿紧了的薄唇。

安可洛心里一叹，这男子的长相，竟和那清冽的语气如此相配，不由又多看了几眼。

她这一看，惹得那名男子也向她看过来，盯住不放。这赤裸裸的目光，顿时叫她红了脸，忙错开了眼。

张自享在一旁看见了，笑嘻嘻地上前，问那男子道：“敢问这位公子如何称呼？”

男子目光一抬，依然淡淡地道：“在下秦须，草字子迟。”

此言一出，方才一直瞧热闹的众人全都惊了，那名王姓公子快步上前，急急道：“这位兄台可是两浙解元秦须秦子迟？”

秦须斜睨一眼，点点头，“正是在下。”